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55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复照青苔上

去幽苔园参观前,张力要逐一检查访客的鞋底,若发现客人的鞋底已被磨得很薄,不再有深深的防滑纹路,张力要取出一条细麻绳,剪下两段,让客人在鞋子的前脚掌上各绑一道:“有苔藓的地方都很滑,尤其是石头台阶上,若你发现苔藓已长成微微隆起的馒头形,千万不要踩在上面,要踩在石块与石块之间的缝隙上,那个地方不容易滑倒。”

走进幽苔园,一股湿润、幽深、清凉之气扑面而来,树荫筛下了圆圆的淡金色光斑,桫欏、兰花、秋海棠,还有小型的蕨类植物在各个角落形成立体的景观,鸟鸣嘹亮,蝴蝶飞舞,蛙声一片,与苏州园林中一些人迹罕至的角落非常相像。园中之水清澈见底,带来了绵延不绝的潺潺水声,也使得小小的园林水雾萦绕。野生的苔藓静默而持久地在树梢上、石头上、溪流边以及倒下的腐木上生长,填充了所有阴面的角落,让它们变得绿油油的、毛茸茸的。

这里是苔藓专家张力负责设计的幽苔园,位于深圳仙湖植物园深处,约有200平方米,聚集了30个苔藓的种类,是我国第一个专门种植苔藓的迷你园林。它是一个需要蹲下去欣赏的园林,唯有深蹲下去,你才会发现苔藓的千姿百态,在那里,一颗晶莹剔透的雨滴被苔藓的叶状体稳稳地咬住,如硕大的珍珠;蚂蚁爬过、孢子弹出、蜗牛留下一点爬行的黏液,杂草的叶片刚刚从苔藓地毯上探出,好像一对小小的螺旋桨,迷你森林中同样蕴藏无限的动态和生机。

一路上,我与自发前来接受科普教育的市民同行。不时听到游人的感叹:“把苔藓做成园林,真出人意料,植物学家是怎么想到的呢?”

建造这座幽苔园的契机,竟是2018年造成极大破坏的台风“山竹”。当时,植物园的这个角落,有几棵大树被台风吹倒了,原本幽闭的环境打开了一些“天窗”。要不要运出倒木、补种大树?植物园的科研人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,之后,他们决定因势利导,在打开“天窗”的位置引种较为喜阳的苔藓。而倒下的大

我居住的大院绿树成荫,植被茂盛,是鸟儿的天堂,也是猫儿的天堂。因为没有天敌,猫儿们繁殖得很快,数量增长了许多。有不少爱猫人士常常会买些猫食狗粮,或者从饭店打包带回一些食物,定点投喂。时间久了,人和猫相处得也还比较愉快,猫儿们见到人也不怕,常会“喵儿喵儿”地上前打招呼、绕脚献殷勤。在院内散步,时常能看见散懒地躺着晒太阳或者弓着身体伸懒腰的猫儿们,你还别说,多了些小黄小白小黑小花们,院子里真的增添了不少灵动和生气。

有一天我推着小外孙女散步,忽然听到路边草丛里传出“喵儿喵儿”的声音,原来是几只出生不久的小猫在草丛里嬉戏打闹。这几只小花猫毛发蓬松、耳朵娇小,摇头摆尾、憨态可掬,叫声尖细嗲嗲的,一个赛一个地萌,看了就使人有一种想抱一抱的冲动。刚会走路的小外孙女坚持要从婴儿车上下来,试探着用小手去触摸它们,欲行又止,欲罢不能,也学着“喵儿喵儿”地叫着,这一幅可爱怡人的画面,吸引了很多路人驻足观看,只是猫妈妈始终不曾露面。我在想,这位猫妈妈真是心大得很,放心地任由孩子们与人们相处,或许它就在不远处观望,或许是外出觅食去了,暂时无暇顾及吧。几天后我路过这里,发现又多了一处爱心人士定时投喂点。

然而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,猫儿们数量多了这事,也不全是美好的,比如春天的晚上,猫儿们的叫声、打斗声,常常会惊扰人们的美梦;又比如,在院子的草丛里,偶尔能见到被掏空内脏的鸟的尸体,应该是猫儿们的“杰作”。

今年进入梅雨季节之后,连续十几天下雨,雨量比平常大许多,潮湿闷热的天气让人憋屈得很。昨天上午的一场大雨之后,下午终于见到了太阳,人人都有一种能够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、舒坦宽心的感觉。

天黑下来之后,我在客厅里听到了楼下传来了一声又一声猫叫,声音尖厉急促,夹杂着许多不安和惊恐,在寂静的夜晚显得很突兀。这应该是一个出生不久的小猫儿在叫,是有伤痛还是饥饿?或者是走失了,被猫妈妈遗弃了,而在呼唤着妈妈?

犀利而又凄惨的叫声,像是一把钝刀子,

最终也成为苔藓的新家园,绿油油的叶片苔、身高不到5毫米的腐木合叶苔,都只喜欢长在腐木上面,到了晚秋,横陈的倒木上,腐木合叶苔中的叶黄素与叶红素开始显现,它渐变为酒红色与橙黄色,就像微型的红叶景观。

一切都是大自然给予的,阳光、雨水、倒木,溪流边长出了大片的匍灯藓,它的叶子很薄,很通透,就像一枚枚仙气飘飘的耳环;羽藓最喜欢长在蕨类植物周围,它神似羽毛的叶片可以积蓄水分,让蕨类植物在连续的晴热天气中依旧能生长良好;灰藓喜欢偏干燥的环境,喜欢在石头的缝隙中生长。后者的这一特质,被园林工人运用到城市的各种防洪石坡上。水泥与石头,砌起了这些陡坡,寸草不生,显得生硬,而一旦引种了少量灰藓,三五个月,一个薄薄的土壤层就会在苔藓的下方形成,植物种子若刚好掉到这个地方,就会在苔藓形成的土壤里长起来,有时,蓝紫色的龙胆花和白色的常青屈曲花,也会因此在岩缝中开放,给人惊喜。

苔藓仿佛永远是园林中的配角,幽苔园的出现,让它有机会成为主角,各种各样的苔藓就像是土壤、树干与石头上浮起的一团团深绿云朵,饱满的、憨憨的,同时又带有很强烈的隐逸之气。张力告诉我:“打理苔藓主要是控制杂草,因为杂草的生长速度要比苔藓快,会争夺苔藓的养分。把杂草的幼苗从苔藓上拔出来,就像把绣花针从地毯上拔出来,你会感受到苔藓像地毯一样的回弹力。这是一件非常治愈人的工作。”

义工团队正在帮张力做维护苔藓健康的工作,他们架设离地一尺的栈道,让下方也可以生出苔藓;他们打开喷淋系统,为园子提供白雾袅袅的湿度;他们也带着小学生采集苔藓标本,让他们伸出手去,抚摸苔藓形态各异的“毛发”。

义工与游客都暂且放下手机,他们蹲下来,观赏这夕阳斜照时分,大自然的幽深场景,返景入深林,复照青苔上,刹那间的禅意让今天的你我,受到了朦胧又深切的滋养,像进入了更深的一个桃源。

从人的耳膜进入,一点一点地刮磨着心脏。我从飘窗向下望去,夜幕垂垂,昏暗的路灯光照在树枝上,朦胧懒散而又软弱无力,什么也看不清。我想起几年前的一个夜晚,我因为加班回到家已经很晚了,洗漱完毕准备就寝,就听到了楼下传来小猫呼救声,只是时间不长,小猫的声音嘶哑减弱下去,叫的频率也逐渐缓慢了下来,有气无力很是绝望,之后就再也听不到了。我很是伤感,却又无计可施,许久难以入睡,期盼着能再次听到小猫的声音,却始终未能如愿。当晚,做了一个在汪洋大海里不停地游泳的梦,我奋力地划水,身体却没有半点的移动,无边无际的海呀,何时才能游到陆地?一种无力感充满心头,醒来一身虚汗。

起风了,一阵紧似一阵地拍打着窗户,气温有些下降,但小猫的叫声却是一声紧似一声,并没有停下的意思。我担心起来,担心小猫的声音嘶哑减弱下去,或者戛然而止,那将是一个小生命在衰减,或者灭失。

我又伸头看向窗外,努力找寻小猫的身影,还是无果而终。我想着,再没有人救护的话,我就会下楼实施援手,再也不能让悲剧重复发生了。这时,听到小猫的叫声急促起来,“喵喵喵喵”地叫,没有了凄凉的拖音,叫声有了很大的变化。难道是猫妈妈来啦?或者是爱心人士来救助了?不得而知。再仔细一听,小猫的声音暖昧起来,有了许多的喜悦,“喵儿喵儿”的声音,低垂而又婉转,喜悦而又娇嗔。我看不见人的身影,应该是猫妈妈找来了,母子喜相逢,地上有乐事。

我刚才有些沮丧的情绪,随着被小猫亲昵欢快的叫声感染,立即得到了释怀。风停了,已经久违的月亮也从云缝中钻了出来,露出了微笑,将一丝鹅黄洒满枝头,她一定是知道了刚刚发生的一切,迫不及待地投下了赞许的目光。我抬起头来,向月亮儿招了招手,开心地问候:“你好呀,谢谢你!”又低下头去,向刚才小猫叫的地方挥了挥手,真诚地祝福:“平安成长。”

辛弃疾有诗云:“室有相乳猫,庭有同心兰。推梨更逊枣,左右儿曹欢”,这是何等和谐美好的温馨场景啊,我知道,今晚我一定能够做一个好梦。

荡田

如东的王家园,成陆较晚。几十年前,由此向东大致在今天的洋口运河和掘港镇西环路之间,有一块东西两三百米不等、南北数千米的狭长地带荡田,乡亲们习惯称它“东荡”,去荡田耕种劳作简称“下荡”。

从我懵懂记事起,父母每次下荡,都是天不亮起床,把我送到十字河口斜对角的外婆家。我望着外婆笑容可掬但满脸沟壑纵横,坐下时背曲腰躬,走路时踉踉跄跄,心里就紧张,甚至畏惧。小我几岁的表侄女呀呀语语说不全,走路磕磕绊绊、连跌带爬,与她玩不到一起。大花猫肥肥的挺讨喜,不过有些冷酷,难得与我亲近。外婆用花生糖果等零食逗我,讲神仙故事哄我,但我依旧不能开心自如地面对她。好不容易熬到天黑,当听到妈妈隔河喊我回去,内心才一下子放松,甚至激动。这时,表哥、表嫂和大舅、大舅妈陆续到家,我不理解他们一家人留我住宿的善意,沿着七拐八绕的滨河蹊径,连蹦带跳地奔赴家门。更大的惊喜有时扑面而来,家中有时多出小葱、百合等野菜,有时多出酸浆、萝藦等野果,有时多出黄鳝、鳊鱼等野味。印象里,他们鲜有空手而归。由此“荡田”的神秘、神奇,成为我心中向往的天堂,自己下荡的愿望随年龄增长而越发强烈。

一个春夏之交天色微明的清晨,父母又要下荡。我也想去,于是胡搅蛮缠,不去外婆家。父母情急之中,心一软,带我随行。我一蹦三尺高,在他们前面狂奔,一会儿累了,落在他们身后,赖着不走。父亲走回来抱我一阵后,让我骑上肩头,向着吐白的东方急走。不久父亲汗流浹背,我感觉不舒服,要下地走,可走不了多远,又累着不迈腿。正在我闹腾之际,表哥骑辆载着表嫂的自行车从后面来了,他抱起我侧身坐在车杠上,叫我两手紧抓车把中间。自行车在坑坑洼洼、窄窄路面上颠簸,我在车杠上抖动,屁股撞得疼,几相比较,咬着牙坚持着。

大约几十分钟吧,终于到了荡田,乡亲们干农活。我不懂他们的辛苦,站到高高的岸埂上向东、南和北三个方向眺望,不见一处房屋,更不见一个人影,似在天际,虽满眼绿色,但倍感孤寂绝尘。幸遇同队大我一点的小孩,我俩在田埂上摘野花、捉蚂蚁、追蝴蝶,在池塘边抓蝌蚪、找幼蛙、摸小鱼,在塘沟里寻蚯蚓、逮蟋蟀、赶蜥蜴。忘乎所以间,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乐趣。忽然听到表嫂唤我,闻声跑去,原来她们捕到一只全身鹅黄与灰黑绒毛相间的小野鸡。我抓到手中,如一团毛线圆球似的。尖尖的小嘴叫着不停,贼溜溜的眼球转个不停,也许它在寻找着自己的同伴,我把它轻轻地丢放在塘沟底,重获自由的它,迅速张开满是绒毛的小翅膀,慌乱地扑腾着,试着飞出塘沟,可“壁陡沟深”,只能顺着沟底向前拼命溜,而我的同伴在另一端等着它。不远处急促低沉的叫声传来,似在呼唤,似在乞求,一只围着我们飞飞停停的母鸡,焦急地张望着。

待到夕阳落下最后一抹余晖,乡亲们收工。

我对小野鸡爱不释手,准备带回家饲养。乡亲们劝我“小野鸡性子急,养不活”“它妈妈在找它,它也需要妈妈”,我依旧不想放手。大舅妈说“放这儿养,待它自己长大了,我们再来这儿捉,吃它的肉!”我信了。

转瞬间,时光飞逝,如今“下荡”一词随岁月湮没在尘烟里。

奔跑的少年

夏日的晨曦,轻柔地抚摸着大地,微风轻拂,树叶沙沙作响,似乎在低声诉说着一个少年的蜕变。

曾经,我的儿子是那个宁愿躲在房间里的“宅男”,对运动毫无兴趣,叫他跑步、爬山、打球,他总有诸多借口推脱。

然而,初一的钟声敲响,他竟迷上了跑步。那一个清晨,太阳初升,金光洒在他的身上。他站在起跑线前,身姿矫健。额头的汗珠在阳光下闪耀,如同璀璨的珍珠。他深吸一口气,目光坚定地望向前方,那眼神中燃烧着的是对目标的渴望。

他首先练习的是200米全力跑。我一声令下,他的双脚如同装了弹簧一样,飞速地向前跑去。一下子,穿越完散步的人们,到了200米处就停了下来。他扬起手,看看手表,慢慢走到起跑的地方。再继续全力跑200米。跑过七组路程后,儿子的体力似乎到达了极限,脚步开始变得拖沓。我能看到他脸上的辛苦,然而他咬着牙,一次又一次地抬起沉重的双腿。每一次落脚,都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,地面似乎也在他的冲击下微微颤抖。儿子的呼吸如同风箱一般,呼呼作响。他的脸色通红,像是被火烤过一般。但他的眼神中没有丝毫退缩,每一次抬腿,每一次摆臂,都充满了力量和决心。他的衣服早已湿透,紧紧地贴在身上,可他仿佛浑然不觉,心中只有一个念头:向前跑。

终于完成了他定下的八组200米全力跑任务。眼前这个瘦高的、满身汗水的孩子,似乎不是我认识的儿子。在他身上,看见了一股不服输的精神,那黝黑的肤色,是他不停地锻炼最好的证明。

有时候,我外出,并没有督促他完成。以往,我不在家,他就会偷懒。可是,现在的他不需要我督促,到了时间,自己换好鞋子就去跑步。有时候练习200米全力跑,有时候练习五公里耐力跑。

夏天的蝉鸣伴着儿子的脚步声,奏响了成长的交响曲。每一次的呼吸、每一步的跨越,都是生命的律动,是成长的节拍。在这火热的夏日时光中,跑步不仅锻炼了他的体魄,更锤炼了他的意志。

奔跑吧,少年!

□南京明前茶

夜里小猫叫

□南京李华

□南京王军

□广东惠州邱志忠